

## 论《周易》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及其影响

2005-4-4 潘殊闲 阅读1505次

审美心理从广义讲是一种审美意识,就是审美主体反映美的各种意识形式。而民族的审美心理则是积淀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。这种意识或明或暗,或强或弱,对民族的思想 and 行为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。《周易》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元典,有“群经之首”、“大道之原”的美称,其博大精深思想沾溉着后世万代。本文拟对其蕴藏的民族审美心理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。

## 一、阴阳之美

“阴阳”观念产生较早,西周铭文就有“阴”、“阳”二字,大概指方位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曰:“既景乃冈,相其阴阳。”也指方向。从这些文字记录可看出古人最初关于“阴阳”的认识。此后,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等都多次出现“阴阳”概念。而老子的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,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哲学命题了。但真正第一次把“阴阳”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,建立起完整的阴阳学说思想体系,用以说明自然和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,并对后世民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《周易》。

《周易》用“一”、“3/3/”两种符号代指阴阳。两种爻错综重叠便组合成八卦和六十四卦。阳与阴最基本的象征是男与女、天与地、刚与柔、义与仁、奇与偶。推而广之,象征的事物遍及宇宙从自然到社会的一切,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原则。阴阳既对立又统一,广大悉备,因此,《周易》视阴阳为宇宙的根本法则。这种无所不包的阴阳观念千百年来已渗透进中国人的生命之中,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审美心理。

在中国人的头脑中,似乎离开了阴阳就无法理解和表达自然与社会人生。比如,气分阴气阳气;山分阴山阳山;房屋朝向分阴面阳面;石碑分碑阴碑阳;历法分阴历阳历;声分阴(清)声阳(浊)声;音律之律为阳,吕为阴。而饮食:“凡饮,养阳气也;凡食,养阴气也。”中医认为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纲纪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,神明之府也,治病必求于本”。受《周易》阴阳思想的影响远不止这些,在武术、书法、诗歌、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能找到其“痕迹”。如称出手为阳,收手为阴,上步为阳,退步为阴等乃是以阴阳消长理论为基础的武术语言。“夫书肇于自然。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。阴阳既生,形势出矣”,则是以阴阳比喻书法的有形(形)与无形(势)。讲究平仄(阴阳)交错和音顿(奇偶)变化,这是中国古诗(尤其是近体诗)形成抑扬顿挫声调美的原因。中国古代美学的两大基本类型就是阳刚与阴柔之美或说优美与壮美,等等。

## 二、和谐之美

和谐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理想目标,它像一种符号,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。这种尚和的审美心理在《周易》中有十分丰富的体现《周易》推崇“太和”,这是一种最高的和谐与协调。《乾·彖传》云: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。保合大和”。这个“太和”境界,既是自然界本然的秩序和发展归宿,又是人类社会各种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,它实际上可归结为一种天与人、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思想。应该看到,先秦时期道家对自然的和谐做了大量研究,提出了“和”和“天和”的概念。老子说: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庄子说“天和将至”。儒家则侧重于追求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。孔子说:“礼之用,和为贵,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又说: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先秦各家普遍把天人和

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,只是各家对这种整体和谐的论述侧重不同。而《周易》的“太和”则综合了各家的文化创造,特别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人文主义有机结合,这无疑是先秦各家对整体和谐最完美的论述,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最高的价值理想。

在古人的心目中,“和”是宇宙万物一种最正常、最本真、最具创生性的状态。如,作为民族象征的“龙”,就是一种“和”的图腾。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“和”的民族。儒、释、道三教合流形成“和”的文化。再如,音乐的“和”是“八音克谐”。君子的“和”是文质彬彬。人与国家的“和”是国泰民安。人与自然的“和”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国与国的“和”是万国咸宁,万邦协和。商业运作的“和”是和气生财。军事的“和”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等等。以上所有这些关系中,与自然的关系最为中国人看重,“天人之际,合而为一”(5)是其经典表述。

《周易》中有很多带“中”的词,如中正、大中、中道、中行、行中、刚中、柔中、时中等,这是《周易》“尚中”思想的体现。如,二、五爻位居中位,其得吉者明显多于其他爻位,这也是《周易》重要的“位”、“时”、“中”概念的具体表现。而“位”、“时”、“中”强调的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和谐,是一种“度”和“中庸”之道。

“尚中贵和”的“中和”思想逐渐积淀为一种民族审美心理,影响深远。如传统造型艺术广泛运用对称和对比手法;书法艺术注重笔迹、笔势、笔意、结体、章法等方面的矛盾对立,孙过庭概括为“违而不犯,和而不同”;古建筑设计大多以中轴线为中心,两边相对称;古诗文在修辞上大量运用对偶手法等。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“中和”思想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,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。而与“中”相反的则是“偏”和“过”。偏乃失衡,“过犹不及”,所谓的“亢龙有悔”,这是中国人深以为忌的。

### 三、从善之美

善是中国人几千年崇尚的道德标准,从善是中国人矢志不渝的行为准则。由人生的善到艺术的善,贯穿了中国人的整个生命。《周易》特别强调善和善的积累。《坤·大象传》的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张扬的就是“善”。《坤·文言传》接着说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。《系辞下传》进一步解释: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,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,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,故恶积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。”善要从小处点滴积累,也即《升·大象传》的“君子以顺德,积小以高大”之意。所以,中国人有“行善积德”之说。积善、行善说穿了就是一种修身养性,也即《大畜·大象传》的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”,《谦·初六·小象传》的“谦谦君子”,《乾·文言传》的“进德修业”,“修辞立其诚”,《乾·初九》的“遁世无闷,不见是而无闷,乐则行之,忧则违之”,《乾·大象传》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。修身养性的最大归宿乃是“善”的追求和张扬,它既是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的前提,又是结果。“善”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审美心理。如西方人看重美,中国人看重品。在艺术美和人格美之间,中国人一定首选人格美。叶燮说:“且文之为道,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。”不仅如此,就连自然美的欣赏和评价也要讲究“比德”。在古代中国,从文学艺术到日常行为规范,无不贯穿、渗透着这种精神。以善为美,美善统一,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的民族精神,也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。

### 四、素朴之美

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素朴美,它源于《周易》。《贲》卦讲文饰和美化。此卦从“贲其趾”开始到“贲其须”、“贲于丘园”,最后是《上九》的“白贲,无咎”。由最初的文饰彩绘回归到素朴的“白贲”,体现了古人独特的审美心理。何为“白贲”?王弼的解释是:“处饰之终,饰终反素,故在其质素,不劳文饰而无咎也。”意思是说,贲饰是有过失的,作为对“贲”之极至的“饰终”的补救措施,则需剥落斑文华采而任其“质素”的“白贲”。可见,“白贲”就是无须多饰的“质素美”,返朴归真的“朴素美”。“白贲”的美学意义对后世的启发作用十分巨大。如老子主张“见素抱朴”的素朴美,庄子主张“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”和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”的朴素美。先秦以降,“白贲”的美学思想屡见文献。比如,鲍照有“初发芙蓉”的比喻;刘勰有“衣锦衣,恶文太章,《贲》象穷白,贵乎反本”的认

识;李白有“清水出芙蓉”的诗句;欧阳修有“古淡有真味”的感叹;苏轼有“发纤于简古,寄至味于淡泊”和“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实美”的评论;戴表元有“无味之味食始珍,无性之性药始匀,无迹之迹诗始神”的慨叹;陆时雍有“绝去形容,独标真素,此诗家最上一乘”的观点;叶燮有“真绚烂则必平淡,至平至淡则必绚烂”的见解;刘熙载有“白贲占于贲之上爻,乃知品居极上之文,只是本色”的理解和“词之为物,色香味宜无所不具……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,而后真色见也”的体会。

这种崇尚素朴的审美心理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十分明显。中国诗以恬淡清纯者为最高;中国画以水墨为色。中国小说,重视白描;中国戏曲,无布景,无换景,无繁琐道具,而大千世界尽在其中。中国艺术的意境讲究淡而有味,淡而有致的隽永、深邃。平淡素朴的色调在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

## 五、通变之美

《易》之三名之一即“变易”,“变”是《周易》观察、认识世界最基本观点,而与“变”相连的是“应变”,也即“通”,它是《周易》最核心的思想。《系辞下传》说“《易》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,道出了《周易》通变思想的真谛。《周易》的“通变”思想可归纳为两点:一是事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或程度,就注定要发生变化,即所谓的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二是顺应时代潮流,与时代同步发展,也即适变,通变,也就是“与时俱进”。

《周易》有很多带“时”的词语,如“待时”、“时成”、“时乘”、“时行”、“时用”、“时变”、“时义”、“时发”、“时舍”、“时极”等。这是《周易》对事物不同侧面、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的独特表述。人们首先要识得其“时”,才能“趣时”通变。趣时者自得其吉,不识“时”者,则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。俗语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盖源出于此。

这种“通变”思想遂积淀为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并且影响深远。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史。书法艺术源远流长,而尚变是其永恒精神,这就是“凡书通则变……若执法不变,纵能入石三分,亦被号为书奴。”佛教的“中国化”,除了前述“和”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外,更多的还在于“尚变”的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使然。整个中国佛教的“调和性”、“融摄性”和“简易性”特点,正是这种“通变”精神和心理的具体体现。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被中断的文化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内在力量,是中国人不断的望新图存,也即“尚变”的民族精神支撑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,永不衰竭。这种“尚变”的与时俱进思想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。今天的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这个“中国特色”实际上也是“通变”之结果。

综上,阴阳、和谐、从善、素朴、通变,这些在《周易》中本来属于哲学、伦理学、美学等概念和范畴的思想,逐渐地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,影响十分深远。而其中的和谐、通变又进一步升华为民族精神。这些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生命力所在。

来源: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05/1

网站编辑:王楠

关于我们 | 服务范围 | 网站合作 | 版权声明 | 网站地图

Copyright ©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

mail: sss@sss.net.cn

蜀ICP备05003527号